

# 阳台春来早

□湖北武汉 苗连贵

眼下正值隆冬,我家的阳台却迎来了春天。

我买的这套房子并不起眼,相中它,就为阳台合意:大而南向,视野也开阔,可以眺望远处的青山,若不是对面楼房遮蔽,山下的湖水也能尽收眼底,从晨曦初起到落日余晖,阳台上始终是满满的阳光。

几盆月季花花事正盛,红的,粉的,开得满枝满钵,两三只本该归土的小飞虫营地在花叶间寻觅什么,它们无忧无虑,似乎忘记了冬天的存在。

月季在秋日不明就里地死了一盆。痛惜之余,一天忽然惊喜地看见泥盆里绽出两片芝麻粒大小的绿芽,是月季还魂,死而复生?绿芽渐大,慢慢长出小而圆的叶片,一片两片,三片四片,直到抽苔出一丛须叶,才发现它不过是一株常见的青草。我家高在四楼,种子从何而来?匪夷所思!管它,草

也是生命,来了就是缘分,这里就是它的家。我像侍弄花一样待它,也给它浇水,阳光照着它,轻风抚慰它,直至下雪天它仍葱葱郁郁地活着——草一般活不过冬天的,它四周的老叶虽已枯黄,中心仍不断突地冒出新绿。阳台有春天的小气候,连植物也不辨冬春了。

家有阳台真好!

我妻也喜欢阳台。我妻爱晾晒,最称心阳台是个好晒场。当年住大杂院,彼此棚檐遮挡,冬日的阳光金贵得很,正午在窗上打个照面就走了。院里的晒场不过巴掌大,我妻最愁衣被无处晒,倘若天气预报第二日是晴天,便连夜大浆大洗,抢在次日一早晒出去,称之为“赶太阳”。为争晒场,邻里之间虽未当面失和,暗中时有齟齬。妻有时占不到位置,就到外面街上牵一根绳子晒,掇个杌子坐一旁照看,从早到晚,吃饭都端着碗守着,街上风冷,饭吃不到一半就凉

透了,妻不以为苦。收衣时,高兴地拍打着晒干了的衣被,对老天爷赞不绝口。

现在好了,阳台阳光充足,五根竹篙像五根手指直直地伸出去,任多少衣被也晒了,再也不用“赶太阳”。我妻常在阳台上“忆苦思甜”,感念今天的好时光,住上了在阳台的房子,再也不受冬天的苦楚。

我们的生活已离不开阳台。儿子不在家,二老有时就在阳台上开饭,小桌小椅铺排开,中午阳光和煦,吃着饭,看楼下街景,望远处青山,非常开怀。闲时我们也爱待在阳台,喝茶,聊大天,甚至纹梓博对——玩小时候的玩意:翻军棋。两人常为一着棋争得面红耳赤,争得浑身发热,脱衣敞怀,这哪是过冬啊!

家有阳台便没有了冬天,时令也是可以改变的,寒冬里就可见到春天的笑脸。

# 竹叶凌寒雪作花

□贵州安顺 王金玉

岁末的一个不经意的早晨,大雪飘然而至,这是一份不期而至的惊喜。这场雪我是一直安心地等待着,知道每年总有一场雪为阳台上的绿竹而来。纷纷扬扬如绒絮飞飘,惹人喜不自禁。独自欣赏,见绿竹落雪如花,雪压竹枝的美景跃然纸上,油然在竹世界里偶得“竹叶凌寒雪作花”一句。

自古,人世间,多是醉与痴之人。刘伶醉于酒,黛玉痴于花,徐霞客醉于山水,吴清源痴于围棋,而我醉和痴皆寓于在阳台栽竹。栽上一丛一丛“斑竹一枝千滴泪”的湘妃竹。竹通灵性,不负痴心,几年间就绿茵茵长满了阳台。

苏东坡有云: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,这话深入生活。平日,在竹荫若云里对弈品茶喝酒,融入时光里的是白居易诗:山僧对棋坐,局上竹阴清。映竹无人见,时闻下子声。

何以痴栽竹?

其一是读《红楼梦》,读罢没悟尽“谁解其中味”之意思,只动心于宝黛之爱情,还有便是黛玉潇湘馆里那“凤尾森森,龙吟细细”的千百竿绿竹入心了。

其二是念故土湖边竹。想少年时,春日阳光笼罩着碧波万顷的湖面,渐次浸出湖水的浅滩上,白鸥、白鹭、野鸭子和好些不知名的水鸟,一群一群地在水边觅食,偶有人过水鸟被惊起四外飞散,有些就会飞至竹林。水鸟休憩的翠竹林里有前人走出来的几条纵横小路,正是我们无忧无虑的玩耍绝佳处,有欢笑、更有快乐。记得初入竹林是去寻找有尖的细竹子,找到带回家用煤油灯的热量熏黑,一支钓鱼竿便大功告成了。接着是用橡皮筋制成弹弓,用精选的石子弹鸟雀,兴奋的心情无与伦比。爬竹子、荡秋千、掏鸟窝更是其乐无穷。还有竹子生出的鲜嫩的春笋是我家最喜欢的食物,我的父亲便是

挖春笋的高手。而我的父亲手摸竹子,会说出“新篁才解箨,寒色已青葱。冉冉偏疑粉,萧萧渐引风。扶疏多透日,寥落未成丛。唯有团团节,坚贞大小同”,“近窗卧砌两三丛,佐静添幽别有功。影镂碎金初透月,声敲寒玉乍摇风。无凭费叟烟波碧,莫信湘妃泪点红。自是子猷偏爱汝,虚心高节雪霜中。”可惜那时的我听不懂父亲的感慨。不过,父亲劝我和伙伴们别再打鸟了,父亲说的是一句诗:“劝君莫打三春鸟,子在巢中待母归。”我是刻骨铭心,从此便没再打过鸟。竹林中也存在着危险,在幽深的竹林里我就曾经遭遇过蛇。还有大水鸟下的蛋,自从不打鸟了,我们小伙伴们还保护过大水鸟蛋。

竹,彰显气节,正直不屈,自古以坚毅的精神被世人赞颂。而今,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,少年时在竹间行走已成回忆,唯有“局上竹阴清”聊以自慰矣。

# 旧柜

□黑龙江七台河 高高一

在母亲那个年代,很多物件都是纯手工的,母亲的屋里就摆放着一个老物件——旧柜。

旧柜木色斑驳,透着岁月的痕迹,每次去母亲家,我都会在柜前坐一会儿,细细端详柜上的每一条纹路。首先它是纯手工打造的,没有丝毫木工胶的味道,母亲说它是老榆木的,这样一件老榆木家具,放在现在也是很值钱的。不仅仅如此,它的每一个拐角,每一扇门,每一个抽屉的雕花都极其精细,每扇门镶着的玻璃上还绘着左右对称的画图。母亲说,那个时候柜子上画的内容特别丰富,花鸟鱼虫,远山近水,小桥人家,甚至四大美女都是画的内容。母亲家的这个旧柜,除了上下极窄的玻璃上画着傲雪的梅花,戏水的鸳鸯,中间的六扇门上分别绘着喜鹊报春,富贵牡丹,松鹤延年,共三对,可以说画得栩栩如生,有风有骨,既富有生活的诗意,又表现出浓郁的传统民间气息。

母亲说,这是她结婚时唯一的

家具。那个时候没有卖家具的,村里所有的家具都是一个叫张守山的木匠“打”(制作)的。母亲能清楚地记得这个木匠的名字,可见这个老物件在母亲心里的位置。

母亲和父亲结婚时,爷爷奶奶都去世了,只有姑姑帮衬着,可以说当时的父亲真的是一穷二白。可父亲说,无论怎么样,一定给母亲一件像样的家具。为了这件家具父亲也真是上了心,省吃俭用,东挪西借,等到开工那天,还偷了他同学留着没舍得喝的半瓶老白干。那些日子,父亲一下班就往张守山家跑。有了酒,木匠的手也稳得多,传统木匠刨出来的木屑白花花地堆满了院子,再一个雕花一个雕花地刻,等到木柜颇具雏形时,有点文化的父亲还特意蘸着水彩题上了画图的名字。

木柜打好了,父亲和母亲的婚期也快到了。母亲说,父亲给了三百五十块钱,姥姥用五十块钱置办了两套行李——大红绸子面,绣着

百合花。结婚时也没有房子,就“结”在姑姑家北炕,用一水蓝色布料挡着。唯一觉得喜庆点的就是这个摆在炕上的“旧柜”了。

后来,母亲有了姐姐,姐姐淘气,不小心蹬坏了一小扇玻璃,把母亲心疼坏了。再后来,母亲有了二姐姐,有了我,父母家再也没有置办过新的家具。这个旧柜一直陪着母亲,看着我们走过童年、长大、出嫁。

让我记忆深刻的是,有一年夏天,我突然对柜上的图案有了兴趣,趴在炕沿,在练字本上照着描画,挑水回来的父亲看到了,握着我的小手,一笔一笔顺着我的涂鸦,竟勾勒出一朵朵小巧玲珑的墨梅花。

岁月易逝,如今父亲离开母亲,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。每次我静静地端详旧柜时,都仿佛看到父亲的身影。玻璃上,父亲那细小的题字,如同一朵朵墨梅花,开在母亲和我的记忆里,如同涓涓细流,无法忘怀。

# 姥爷的那碗小米粥

□镇江 靳玲

回到故乡,模糊的人,模糊的事,拉近,清晰,热腾腾地围在身边。舅舅的屋子,茂盛热闹,满屋子的笑脸堆叠,满屋子的乡音萦绕。

北方的冬天真冷,但屋子里真暖。

一天,门被推开,一位老人颤巍巍地拄着拐杖走进来。脸上的皱纹刻着岁月沧桑,浑浊的眼睛盛满流年逸事。他锯齿般的手伸向我,我毫不犹豫地握住那只手。

老人向我述说了一件事,这事我第一次听说。

那年大旱,老天爷没下一滴雨,井里的水被打干,天上的鸟飞着飞着就跌下来,地上的鸡走着走着就倒下了。天蓝得发涩。太阳毒啊,烤得庄稼地裂口纵横,禾苗怎么折腾也长不出来,都闷在地里憋屈死了。

饿肚子是家常便饭,经常做着活计,肚子就“咕咕”叫,听自己肚子叫,也听别人肚子叫。

永远忘不了那天,早晨起来,锅灶冷清,残垣断壁的院落更冷清。从屋里走到院里,脚步沉重,每走一步,气喘几声,踉跄的步伐,丈量着肚子沉闷的叫声。推开院门,空荡荡的街头巷尾,像睡过去的老人,没有呼吸。院门口的那棵老树干瘪杵着,发软的双腿已支撑不住同样发软的身体,跌坐在树下,再也站不起来了。

# 冰雪绽放

□甘肃张掖 汪志

滑冰、滑雪是我最钟爱的体育运动。记得儿时也没有什么专业滑冰场,一到寒冬,一到下雪天气,我和小伙伴就来到村外的小河边,河水被冻得严严实实,我拿起父亲给我的滑冰板和小伙伴们你来我往,争相滑冰。所谓滑冰板,形状如家用小案板,板下四角各安装一个轴承轮,滑冰时一人坐在上面,双手将滑板两侧抓牢,其他人使劲一推滑板,此时的滑板借助推力和冰面惯性,滑得好远好远,非常刺激。

而滑雪,没玩过的人充满向往,玩过的人无法自拔。在冰天雪地,穿上厚厚的滑雪鞋,脚踏两只滑雪板,手握两支雪杖,滑雪时身体朝前下蹲,借助雪杖使劲用力一撑站起来,然后拄着雪杖再一直往前冲,此时,优美的姿态,飞奔的心情,冷风在耳边“嗖嗖”地飞响,我屏住呼吸,一股作气滑出好远,刺激得很。滑雪是一种吸引力超强,快乐无比和非凡的体育运动,但初滑雪必须经历一段“痛并快乐着”的艰难过程,一旦学会就停不下来。

我钟爱的另一个冰雪运动项目就是短道滑冰。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,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杨扬

肚子的叫声沉落下去,身体轻飘飘地飞翔着,饥饿再次袭来,心被提起来,知觉被饥饿裹挟着摇摇欲坠。爹和娘站在天堂门口在招手呢。

香喷喷的小米粥夹着苦菜味,流进了肚里,无法言说的美妙。身体缓过来,有了些劲儿,睁开眼睛。眼前你姥爷的脸异常清晰。

你姥爷瘦弱的胳膊端着一碗清亮见底的小米粥,不多的米粒和着叶泛黄的苦菜。苦涩的眼睛,涌起几滴瘦小的热泪。

也许是太激动,也许太难忘,老人竟“呜呜”哭起来,边哭边说,你姥爷的一碗小米粥救了我的命啊!他救了我的命!老人泪长流。他也给他人温暖。

记得母亲说姥爷走的时候,我太小,几乎没有记忆,姥爷的容貌,我总也拼凑不起来。听老人的叙述,姥爷形象渐渐在我眼前清晰着,明亮的大眼睛,高颧骨,嘴唇常年发黑,山羊胡子零零碎碎。家里成天坐满人,尤其吃饭的时候,炕上坐不下,站在地上。有亲戚,有朋友,有左邻右舍。其实没啥好吃的,粗粮谷糠菜根。姥爷笑呵呵地招呼每一个人。

又是一年冬天,我再次回到老家,老人走了,临走时,他对在场的人说,他记得我姥爷,记得那碗小米粥。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,记在这里。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87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